西厓集 八

雜著

共十四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雜著

主宰說

主宰二字乃治身養性之要法自古論學雖多求其直指下手處不過此一語而已蓋人身只是一箇血肉然目之於視也明耳之於聽也聰口之於味也辨四肢之於動也捷於此有主焉心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中者主也和者宰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無主宰之病也靜而為主則寂然不動動而為宰則感而遂通耳目口鼻四肢之用率皆聽命於此而無所間斷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聖人之道如斯而已作主宰說

詩敎說

孔子云興於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聖人之重詩敎也如此後世之學詩者果能然乎其末流不過爲淫艶浮靡之詞以眩人耳目風雲月露雖盈箱滿軸而詩敎益晦其故何耶聖門之學莫非爲己不求於外如子貢因貧富之訓而得切磋之旨子夏因巧笑倩盼之詩而知禮之後於忠信至於聖人言詩則又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旨其意遠矣以此觀之詩之言雖感興不一善惡殊途而莫非切於己也後世深於詩者惟程子觀其

不下一訓詁吟詠上下使人自得聽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此不待名物解釋而詩之本意已躍如於前使讀之者不知手舞而足蹈聖人所謂興於詩者其是之謂也因以是推之凡經傳所引詩皆一意有言盡而意不盡者輒以詩結之不過一句半句而玩而繹之則意趣無窮令人油然而樂悅然而悟邪心寢意自不覺其消滌安用多言哉或問於余曰詩可以怨怨非君子之事猶可見性情之正耶曰其意深矣非淺見可到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只在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相親相愛之間而惻怛忠厚之意藹晋

罔流如草木之有生意如或不幸而有所間隔子不得於父臣不得於君婦不得於夫兄弟不相悅朋友不相得則其所以哀痛傷悼不能自安於心而發之咨嗟歎息者其亦人情之所必至而天理之所當然若無顧念而乃曰彼爲彼我爲我恝然而已則是至親化爲路人而人道息矣豈人之性情乎此乃佛老之學非聖人之教惟孟子識此意故以越人其兄彎弓爲譬而曉公孫丑之惑眞善喻也然怨而過乎天則至於忿恨則亂惟詩之言溫柔敦厚自盡乎其心之至誠而無激發過甚之辭故聖人貴之謂可以怨若屈子離騷九歌九章等篇亦詩之遺意而至於捐生赴淵則甚矣然視世之自

絕於君親而悻悻然不加欣慽於其心者不可同日而
論也故朱子謂屈子之過過於忠而其論文詞亦曰馳
騁於變風之末流其以是歟大抵道以中庸爲至喜怒
哀樂皆有天然之則過不及皆非正而均爲失中斯理
也中庸言之詳矣詩之教亦若此而已嗚呼精矣非體
道之君子何以與此然此就一人言之聖人之意不止
於此若論詩道之全則必也聖君在上以五倫之道建
其有極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使天下之爲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朋友皆得其理澤被天下而無一夫之不獲
化行天下而無一事之不正人人各得分願薰爲太和
熙熙皥皥而頌聲作瑞應至如麟趾之應關雎騶虞之

應鵲巢然後方為詩教之全嗚呼一民失所是以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是以知人民之困天下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相怨之詩多而變風起王道不可回斯豈易言哉聖人於此其所感者深矣噫

人才說

天下之大未嘗無才其中以功業自見於世者無幾隱而不見者何限楚漢之際群雄幷起網羅豪傑以之馳騖經營於天下當時片長寸善宜無遺者然韓信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得無以周叔為大將乎是周叔乃韓信之所憚其才必有過人者其後擊趙趙若用李左車策則信亦不能勝趙信惟其心服故以千金募得至於

東向而師事之謚自以為不如也及信取齊楚使龍且
救齊或謂且曰漢兵遠鬪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
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
王在楚來救必叛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
而降且不從而敗此亦必才智之士其言則乃李左車
之策也惜乎史失其名首後三人者皆泯沒而無傳蓋
罔事去之後超然遠逝而隱身不出故世不得而聞也
以此觀之則當時天下懷才抱道韜光鏟彩於泰山長
谷之間而為世所棄者豈止此三人古人所以汲汲於
求賢而猶恐野有遺賢者良以此也韓子云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真知言哉

知行說

聖賢之學雖重於行而尤以知爲貴雖篤行而知未至則未免爲習不著行不察謂之善人君子則可也終不足以通微而詣極也孔門弟子德行如閔子伯牛仲弓然一貫之旨孔子不以語三人而獨呼子貢而告之蓋以三人雖有至行而知不足以與此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夷惠之不能時中如孔子非行處不及正是知處不能如孔子故耳易曰知止止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是聖賢貫終始通本末不過曰知而已然古人之所謂知者眞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聞

非得於道聽者也今之撇於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為知而略無干涉於心身者皆德之棄而孔子之所謂佞者也以此為知奚啻千里

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合知行為一力詆朱子之說其言曰云何知行之說自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皆是也中庸以知行分三等生知學知困知為知安行利行勉行為行其說又加矣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孔子言亦以知行為二也大學以致為知誠正修為行雖一而上之所謂精惟一皆王知一是行大較分明程朱說有本原有條有斷斷然不可易至王氏云惡其

說必欲合之者亦知其知何也詳王氏之意蓋懲俗學之外馳於是一以本心為主乃謂學問心誠求之而已以為行蓋矯枉而過直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耶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與王氏之說意則相近而立言平正無新奇刻立之病此固程子之言而非王氏之所及也

釣名說

往在隆慶戊辰閒 上新即位崇獎儒術草野諸老多蒙旌擢於是一時之士爭自淬礪紛然向學庠序閭巷

問非程朱之書不讀心經近思錄盛行於世既而老莊
論沒時尚漸變而前日所謂向學之士漸以日怠不能
繼初心其間或有假此名以進而未免狼狽於末節爲
流俗所嗤罵世遂以心經近思錄爲釣名之餌至於近
日則絕無學習者聖賢垂世立敎之書幾於全廢良可
歎也然此非二書之敎使然也乃厭此嫉利者之罪也
譬之布帛菽粟人之所待而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然爭
奪之禍由此而起有人於此患其爭奪也乃曰無布帛
菽粟大盜不作欲指焚織紝破壞耒耜率天下以不耕
不織絕生人衣食之原吾恐盜未及止而人之類先滅
也今患人之釣名而欲廢心經近思錄何以異於是六

抵教化之本自有所在作人之具不專在書今欲言之其說甚長大學序朱子之論備矣汝輩歸而求之無或於流俗可也丙午初夏書示端兒時端方學心經乃余近所未見有感于心而不能無言

乾元亨利貞說

經傳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本義以爲占辭蓋傳乃孔子之說而本義謂文王之意二者當何適從易之爲道廣大悉備無所不該象不外於理理實具於象辭者卽象而明理使人體之行事而不迷於吉凶之塗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二之則不是乾者天也天具此四德故有此象而因有此辭耳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利者宜也貞者

正也若乾無此德則何自而有此象有此辭占者亦何自而得大通利於貞固乎以此觀之則文王之易乃孔子之易本義雖主於占筮別為一說而要不出程傳範圍之內今之議者欲主本義而謂程傳可廢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見羣龍无首說

龍而无首則不成為龍凶之象也而言吉何也蓋非无首也有首而人不得見耳語云龍嘘氣成蜃史記龍頷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是龍之神惟可畏變化不測亢在於首也世人言山澤間龍升上天必首往往人或見之而不見其首氣為蜃氣所蔽略與見羣龍无首之義相

近乾之六爻皆陽故謂之羣龍六爻皆變而爲陰則爲羣龍而不見其首之象以人事推之則以聖人之德居帝王之位不自有其德不自有其位持之以柔巽謙御觀臨天下之象堯之溫恭克讓舜之好問察邇禹之不矜不伐湯之接下思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此道也下此如光武亦云朕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屈萬乘之尊下於匹夫容其加足而不辭其爲元首也大矣以常人言之聰明才辯而聽於至愚憲以下人亦同一義安得不吉

山城說 丁酉冬

昔唐太宗欲征高句麗問計於羣臣皆曰高麗依山爲

城難卒拔其後契丹欲擊高麗其臣諫之曰高麗烏摟山城大軍往征非唯無功恐不得自還以此見之則我國自古保境禦敵皆以山城爲利敵人之所憚者亦惟在於山城也兵法先據高地者勝孫子亦言敵居高地則避而勿攻其意可見也蓋地形得失於兵家勝敗之數最重未有失其地形而能濟者亦未有得其地形而陷敗者以今觀之我國郡邑凡山勢稍斗絕處無不有古城基址一邑或二三處多者五六處是知自三國以降以及高麗爭戰之際不但郡邑之居必據險地雖村落民居處處保險置公私積畜於其中敵來則淸野入守敵退則下山耕種實保民守國之長策也此事鄭圃

隱於金海山城記偹言之嘆其時不修山城先賢之爲
世慮遠矣國家昇平二百年狃安忘危不講於城復于
隍爲生亂之先於是四境郡邑雖碁布星羅而觀其城
池則悉皆下就平地頹廢已甚無一據險之處識者之
憂非一日矣至辛卯歲朝廷憂倭寇將發 命修兩南
城子而板築草草且所修皆平地之城不聞有謂山城
之利如鄭圃隱之先見者良可慨也山城之利在古固
然至於今日禦倭尤不可不修蓋古之侵我者不過北
虜與南倭而虜之長技在馬足倭之長技在短兵我在
城上以弓矢制之而有餘矣今則倭用鳥銃及遠之力
十倍於弓矢凡圍城必先環視城堞高卑濠塹淺深得

可入處於是數千鳥銃向城亂放彈丸雨集於城堞城
內守卒方且鼠伏膝行不敢出頭况敢禦之耶他賊衆
勢直進以木石草束亂投塡濠高與城齊頃刻陷城亂
初賊陷金海丁酉陷南原皆用此術嗚呼今之倭非昔
之倭也欲禦此獨有山城柰何人不能察以山城爲無
益也夫山城居高臨下倭之長技到此盡矣雖有鳥銃
不過向天而放力盡卽墜不足以傷人此一利也土山
雲梯無處可施城之動靜終不得窺此二利也倭雖勇
悍善於突鬪自山下攀緣而上才近城下喘急氣竭我
軍則心閑氣定隨賊所向而應之以大石滾下而彼
無不奔潰無如我何此三利也其利害曉然如此又擧

一事。亦親見者爲證。壬辰之變。千里風靡。一無遮截賊鋒者。黃海道黃州有土人李思訥者。獨率其里老弱男婦四百餘人。登蒜山設寨守之。其山不甚高。險在廣野大路中。形勢聳起如蒜。故名。思訥所率皆農民。無弓矢器械。但多聚大石以待之。時賊屯在鳳山。去蒜山距數里。夜則火光相照。其近如此。而思訥不爲動。賊屢至攻圍近寨數十步。山上人撥石車。聲振山谷。賊輒摧敗而去。旣而平行長以萬兵來圍山下。終日相對。不攻而退。自是思訥之軍。與賊慣心膽益堅。令數人登高候望。寨中人下山樵採耕穫自如。又久則於寨內選敢戰能走者。有時乘間突出要往來之賊。掠奪牛馬以餉其軍

自六月至明年正月天兵擊破平壤沿路賊屯盡撤然
後始下山是時他處避亂之民多不能全獨思林寨內
一人無一被兵而死者其後權巡察慄韋州之捷亦以先
據山上故耳賊既敗於韋州憤甚合諸陣倭皆剃指出
血爲誓期必報慄聞之懼甚棄韋州就都元帥金命元
于臨津余在東坡聞之遂登坡州山城以爲其城當大
路西下之衝而孤起突出無依對峰可以據守使權巡
察鎭巡邊使李蕢合軍守之示十餘日倭果從京城大
出唐擺撥軍皆退走渡江面無人色曰倭子上八至矣曰
向巳午間倭衆悉聚於山城數里外廣灘邊遶廻不進
未時無故還軍不攻而去當時人皆喜且怪之數年後

南方得降倭一人乃曾在京城出攻晉州及彼時者也其倭言晉州雖險峭腰頸有巖石可避矢石故力攻見敗彼州山城乃土山無隱身處徒多殺士卒攻不下而還又余見降倭呂汝文者亦言其國中亦多山城若敵兵先據之則法不進攻惟積日圍守以待其釁云此非其明效大驗耶凡戰守相資不可偏廢然必可守然後戰未有不能守而能戰者今我國之議徒貴於戰欲以疲殘之卒與強敵爭一朝之命而守爲其大禁以爲厲民誤國識者不知其何見也然於此又有一說敵之強弱古今有異而戰守之形難易頓別古人所築山城今多不可繕修而用之若不知改圖而惟古之從則殆無異

於刻舟求劒也蓋爲城必擇形便之處而擬之所謂形便者何也敵所必由而我所必守者是耳譬如作防障水必置於湍激衝悍之處然後乃可若洄洑散流利害不關者則徒勞而無益爲城亦猶是也今觀古城往往多在深僻隱藏之地斯乃避難之計非控制之謀此其不可用者一也城以堅小爲貴若大濶則費衆而難守古城沿山起峰高不論數尺而包絡岡巒彼此懸遠旗鼓耳目不能相及將帥號令不即相通此其不可用者二也紀效書云城外若有土窟石墻房屋不即毁撤賊來倚其中而矢石不施爲不守之城若山城則左當壘臺兀兀四面無相下無巖石賊來無所隱伏而從城上

轉石如板上走丸如此之地方爲天險今世之人不知
此意但不勝其賊偷匿之心纔見山林澤藪崖石唫
呀則疑賊不能入乃曰此誠險地可守嗚呼誰知所謂
不險者眞險而所謂入險者眞不險耶如此之地得以
自蔽叢伏藏匿如鼯鼠逶迤漸進如蛇蟠城上人旣不
能詳知賊所在昨發矢石皆爲林木矢石所遮礙不能
中賊或於昏夜一賊乘虛蟻附一處驚呼滿城皆潰如
郭䞭守黃石山城正犯此忌惜乎徒有忠義之心而不
察於兵勢以至此此後攻山城者動以黃石立幟其然
豈其然乎自古兩陣相對爭衡猶不可一日而無守如
云守白馬之津據飛狐之口塞成臯之險以示天下形

勢三處既固則天下形勢不在楚而在漢矣至於守國
先務在於此所謂虞之下陽秦之潼關蜀之劍門百
濟之白江炭峴重矣不重乎失之而如何得之而如何
監古撫今可為寒心若謂捨此別有奇策可以保邦可
以安民則除非升天入地不可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
是可為也聖賢之訓必非欺人嗚呼亡羊補牢矣焉修
廐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今能言之士多矣老朽一得誠
無所容喙於其間只緣為國惓惓之誠不能自已偶記
一二為說後必有是吾言者非所望於今之君子也噫

大學

大學一部從頭至尾皆格物致知也其要在一止字意當止於誠心當止於正身當止於脩以至家止於齊國止於治天下止於平君止於仁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朋友止於信此其大者就其小者而論之則目止於端手止於恭聲止於靜之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非有所當止者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惟欲知其所止而止之耳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艮者止也與大學有終始之義合

中庸言孝

中庸言孝處甚多不可泛看其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上文但言孝忽言郊社祭天又
兼說到治國何耶游子引禮記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
子爲能饗親又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義嗚呼盡之矣

學以思爲主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肅乂哲謀非思不立在五行屬
土金木水火土氣無不在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思爲主
故處其中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聖賢之學專以思爲主非思則口
耳之學雖多奚爲今有人口誦五車書問其義則冥然
莫知者無他不思故耳蓋思字從田從心田者耕治之

義人能耕治心田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穀則心由是正意由是誠惡念退聽而天理自明矣精一之學如斯而已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精誠之至也斯又讀書致思之法也思之爲義大矣哉

讀書法

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參校廢乎經意昭然而不爲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横吾胷中自家竟無新意矣

象山學與佛一樣

庚午辛未間余以修撰在玉堂愛象山之論因抄出警語作一冊出入自隨每疑朱子攻象山不免太過雖口不敢言而心嘗疑之其後余遭憂守制于金溪山中有老僧持佛經及大慧語錄證道詞等書見示閑中披閱幾盡其機軸運用皆與象山學相出入特象山改換頭面文以儒說耳自是於朱子之論一向篤信不敢有疑云

王陽明以良知為學

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所具之理乃仁義禮智即所謂性也若以虛靈知覺為性則不可也釋氏之學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正以認心為理也惟其如是故雖自

謂體徧歷沙圓妙無方而於天叙物則顧不能察儒釋之分惟此而已大學言致知在格物知者心之知也物者物之理也朱子釋之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是以其知有未盡也斯固合內外之道也王陽明專以致良知爲學而反詆朱子之論爲支離外馳正釋氏之說也夫心雖虛靈而已屬於氣其淸濁粹駁厚薄昏明之禀有萬不齊今使不識一字之凡民兀然無爲靜攝心神而求其發而中節如聖人吾知其必不能也假使恍然之間似有所得斯乃心之光景其於三千三百精微蘊奥固惘然莫知與堯舜精一執中之學正相背馳何可以此而識朱子哉

天數人事相參

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言治亂之故皆以人事為主卽下文所陳是也而朱子釋之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是兼天與人而言之二者將何所折衷耶蓋近而易見者人事也遠而難知者天數也人未始不為天天未始不為人達于上下皆一理也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上而天下治興則天人合一也孔孟有聖賢之德而窮而在下故但寄諸空言而天下不被其澤是天人不一也分而言之則二也合而言之則皆天也漢唐以後如蕭曹丙魏房杜韓范輩不能如三代之佐然遇時各有功業而諸葛武侯陸宣公身亦在

可致之位畢竟齎志而歿其謂之非天可乎然當時若非二子其爲蜀爲唐亦未可知惟其如是故終于可舍人事而談天數也余嘗在經席 上問氣數之說余對之曰天數寒暑也人事裘葛也寒暑雖不可以人力移易然裘葛備則可以禦寒暑而不爲寒暑所困故聖人專主人事而不及天數良有以也

兵農

世道如江河之推移故法未有久而無弊者聖人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以救其弊以制兵一事言之三代以田賦出兵兵寓於農漢唐因之其後世變日下不得已有養兵之規自唐中葉以及宋時皆如此 皇朝之制亦

然先儒深言養兵之害欲復府兵而其說卒不行今以
皇明通紀觀之皇都一年養兵之資以粟計者九十七
萬餘石其在天下者又可知矣故陳建又欲團結民社
漸復兵農合一之制有志於經世者不可以不考也

兵法

或問兵法余應之曰禮樂而已請問其說曰事得其序
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無序則乖乖便不和今百萬
之衆分數整治如目隸綱可不謂序乎萬人一心無間
可乘可不謂和乎天下無一事無禮樂曾謂兵法事之
大者而無禮樂可乎大抵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易曰百
慮而一致

鳶飛魚躍

鳶飛魚躍子思說道理無一所不在即詩所云有物有則者是也故在父子則有父子之道在君臣則有君臣之道以至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萬事萬物無一不皆然此皆天之所命人但戒懼謹獨日有所事而無忘其所為事而已夫豈容一毫私意有所作為假設於其間哉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意而程子謂活潑潑喫緊為人之意蓋可知也

漢惠帝

漢惠帝天質之美不下於文帝其處趙隱王戚夫人事篤於孝友文帝友之不如也高帝末年欲以如意為儲群

臣爭之不能得戚夫人日夜號泣以贊其計呂氏計窘
無術竟用留侯謀招四皓入侍行計僅得不廢以常情
言之則呂氏母子宜含憤甚矣及高帝崩帝嗣位其於
前事初無纖芥不平之意待趙王益厚及被徵至京也
至與之同臥起以保全之其仁至矣及見人彘則驚呼
失聲終至以此憂死此非篤於孝友徒知有父而不知
有其身者不能與帝之至誠非固假外而為之也文帝
固為盛德之主其侍薄太后之病三年不解衣帶與曾閔
之所難吾猶有所憾者朱虛侯劉章平呂之功過於平
勃而以欲立齊王之故恩賞殊薄與夫免有爭國之心
使處趙幽之時恐不能如惠帝也大抵漢家待骨肉至

親恩之義甚厚蔑異於後世哉請從上有謀逆者不即以刀鋸加之如淮南厲王燕王旦赦而不誅此等三事可見唐之家法固不及漢無足論者如宋則稍忠厚而不及漢遠甚一傳而有太宗南渡之後理宗以宗室取濟王之位而反殺濟王其視漢家人主何如耶至於甚者雖無可名之罪而英則同氣甚於仇讎如此而動以周公誅管叔為證嗚呼天理人倫泯滅久矣尚忍言哉

大學章句補遺

大學無格物致知章朱子以程子之意補之其後王魯齋方正學諸人以為格致章未嘗亡以經文中知止物有本末二節當之我國李晦齋之見亦與王方同但以

物有本末置於知止之先而近世盧蘇齋以爲卓見然
余嘗反覆經文語勢脉絡而知其未然也夫所謂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者非但結上文正
以起下文爲張本所謂先者指下先治其國以下六箇
先字後者亦指下物格而后知至七箇后字而所謂本
末亦下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此其語意通貫首尾相接增減一
字不得而大意發明聖賢心身眞切之工而欲其尋索
於他求玩而熟之有無窮之味今若摘出此二節爲格
致之章而直以上古之欲明明德繼之於至善之後則便
覺下文先後本末字語意歇後不足以警發人意此徒

欲補傳文缺而不知經文之渾然天成者終不可毀壞
而移易之也且愚意常以爲格致章不必別立恐自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且至平天下無非格致之說蓋所謂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是言大學之道
不在於他而惟在於是三者其下誠正修齊治平乃明
德新民之條目而止至善在其中所謂格致者不過求
其誠意正心修身之所爲事而已如此而爲誠意如此
而爲正心如此而爲修身如此而爲齊治平其爲格物
致知之學豈不明且備乎惟在學者潛心體驗循古人
已成之塗轍着力加實地工夫而已然此乃先儒已定
之說後學未能窺闖其萬一豈敢輕議於其間裁義理

無窮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而心有所疑不敢強爲恨生也晩未得求正於先哲聊記之而自省以冀後日之或有進焉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辨

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於是遂有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及居攝踐阼之說夫君臣之位如天地之截然不可攝位不可亂若周公果踐阼朝諸侯則儼然一天子矣不可以訓後世人臣也晉元帝即位之初欲與王導同榻導辭之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導之智猶及此況周公乎其後王莽假此爲說遂欺天下以移漢祚其禍烈矣夫爲此說者必以爲武王崩成王在

襁褓中不能自立乎其位故周公不得已而為此云爾
以余觀之當武王之崩成王年紀特未至長成不能以
當大政決萬機故周公輔而相之而已不至於在襁褓
中必須人負而立如傳者之說也何以明之武王崩年
已九十餘其妃邑姜年歲雖不言應亦略相近矣成王
以長立而其弟如唐叔輩尚有數人豈有父母為八九
十而子為赤子者乎此事理之甚明而易辨者也且以
書金縢觀之武王既崩三叔流言周公以當國大臣不
當輕去其位特以成王未免惑於讒間公之忠心無以
自白故狼跋而東其曰公作鴟鴞以貽王王亦未敢誚
公云則前此王有誚責可知及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

盡弁啓金縢執書以泣不待人言親出郊以迎周公此
豈背上呱呱者所能辨乎且以詩攷之則如閔予小子
訪落等篇皆成王旣免喪朝廟延訪群臣所作自初卽
位至此終始不過三年間如使成王果甚稚弱不能立
乎其位則此等擧措言語何自而出耶成王旣非甚少
猶可立乎其位則周公又何故而踐天子位臨天下諸
侯以爲口實於後世耶或曰子之說近矣其如禮記何
曰禮之爲書亦駁矣安可盡信如孔子喪毋不知父墳
所在殯於五父之衢其誣聖人甚矣大抵古書或出於
傳聞承說襲謬虛實相半如詩書親經聖人之手而孟
子猶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況其他

乎孟子載舜不告而娶及完廩捐階等事亦不可信當四岳薦舜時舜已能克諧以孝使頑嚚之心感化融釋不復肆爲奸惡此其所以爲大孝故天下之人聞而薦之帝帝亦信之而命之以位若使其時父母兄弟之間乖戾猶甚戕殺不已則是舜之德猶不能化其家而帝亦何取於舜也爲此說者亦齊東野人之類而孟子未及盡辨故并論之世傳孟子早喪父隨其母三遷至爲埋鬻之戲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爲厚母薄父樂正子與貧富以解之是孟子當喪父已能自治其喪故以爲禮義由賢者出然則爲三遷之說者亦無據甚矣三者皆聖賢之事余心有疑而

不敢強思取正於博雅識理之士以釋千古之疑云

萬物皆備於我

萬物在外何以言皆備於我物雖在外而理在吾心思之則無所不通可知萬物皆備於我也中庸言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非有先後次第纔說盡其性時人之性物之性都盡了非今日盡其性明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蓋吾之性即人物之性無彼此間隔之分也致知在格物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也

心無出入

孟子言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范淳夫女言

心豈有出入孟子不識心程子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與言何謂耶學者要思得之今以心求之其在軀殼者謂之入其逐物走作者謂之出此分明有出入程子却說心無出入若曰常人心有出入聖人心無出入孟子所言心之神明不測初不分聖人常人然則何以言無出入耶夫心之爲物雖在於一身之中而實有以管攝天下之理凡宇宙內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不可以在內者爲入而在外者爲出也中庸言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鬼神而實所以狀心之體也旣知體物則可知逐物非外特於是加省察之功耳

王陽明

昔人見有困於火者却教投水水火雖異而其爲殺人則同陽明欲救宋末文義之弊而專爲本心之說不知其流弊反有甚於文義也

離騷

朱晦菴晩年註楚辭其意深矣蓋自度道終不行而世道人心日趨於汙下吾之忠君愛國惓惓不忘之誠無可告語而平日之稍以名節自礪者莫不變遷而從俗於是有感於屈子之詞而闡千載爲知己友發揮於離騷所謂可經識者道難與俗人言者眞不誣矣新羅時有鄭敍謫居東萊戀君作歌詞號鄭瓜亭曲麗末稱思

叢淑殿命作詩曰他鄉作客頭渾白到處逢人眼不青
淸夜沉沉滿窓月琵琶一曲鄭瓜亭其詞悽怨李陶隱
崇仁詩云琵琶一曲鄭瓜亭遺響悽然不忍聽俯仰古
今多少恨滿庭疎雨讀騷經

詩意

余不能詩然略解詩意大槩詩當以淸遠沖澹寄意於言外爲貴不然則只是陳腐語耳古今絕句如李白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眞有千萬里不盡之意卓乎不可及其次如劉禹錫詩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郞連袂行唱盡新詞懽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亦絕唱讀之令人

神氣叙暢而大堤風景若在眼前吾東人詩氣象局促難可議此惟李胄題忠州自警堂詩池面沉沉水氣昏夜深魚躑枕邊闌明宵泊近驪江月竹嶺橫天不見君語頗自然而有遠致非他人學詩所及也

北窓清風

昔陶淵明卧北窓每遇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其意遠矣噫世間未嘗無清風特朝市之身膠擾而莫之知耳余於丙戌丁亥間謝事歸河上於臨江岸上搆一小樓名曰燕坐日夕處其中每夏日解衣卧開北窓納涼忽水面清風飄飄而至令人欣然意會雖書與亦疊頗人偶得二句云都無遽眼閑書卷只有清風滿北窓久

未成篇今日自公座罷還日氣熇甚輒就窓下呼枕少睡既覺又得一句合而成一絕云萬事全輸老病慵一軒棲息自從容都無遮眼閒書卷只有淸風滿北窓聊發一時之意耳至於前賢自得之境非余所敢議也又念其詩成於十年之後而閑忙不同世故推遷老病如許心力日退誠爲可慨而意味之淺深觀者亦當有以定之矣萬曆丁酉五月二十二日書于漢城墨寺洞寓舍

寧越聞杜鵑詩

魯山遜于寧越聞杜鵑聲有詩云蜀魄啼山月低相思憶倚樓頭爾啼苦我聞苦非爾啼無我愁爲報天下苦

傍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啼山月樓此事載於秋江冷
話近歲有三陟府使趙璞妾李氏乃宗室之裔隨璞往
三陟過寧越有一絕云五日長關三日越東風立馬魯
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鵑聲不忍聞

圃隱牧隱

前朝之季圃隱如泰槃牧隱如揚彪此外無論矣

牧隱

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年來漸不平偶向東籬羞滿面
真黃花對僞淵明此牧隱作此老心事盡在此矣悲夫

清寒子

或問清寒子金悅卿之行於余余應之曰古之逸民也

孔子曰身中清廢中權清寒子有焉

南秋江記事有誤

南秋江六臣傳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記河參判仲章一節尤誤余往年以承旨在銀臺得見魯山日記始知其誤　世廟時令集賢殿儒臣撰歷代兵要而　世祖以首陽大君爲總裁官其書至魯山癸酉春方成光廟請闕啓請加諸儒資級以酬其勞於是如成謹甫御太初凡與其事者皆受賞資公時爲司憲府執義以中訓階陞中直公力辭大抵以爲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朝臣亦不當爲宗室所籠絡屢啓不允一日請面對盡所懷魯山命問於大臣皇甫仁金

宗瑞等以爲大君備例請賞非有他意 世宗朝緯地
亦曾以撰集功受賞資而不辭今獨如此不可因一儒
臣[illegible]有所改易而勿許面對公又啓曰 世宗朝恩出
於上故受之今則恩出於下故不受臣以爲窮理極不可立
朝朝廷不得已改[illegible]集賢殿直提學未久以病告
從浴靈山溫井因下鄕[illegible]十月 [illegible]金宗
瑞言於魯山曰向者河緯地請面對而金宗瑞止之與
亦[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請復[illegible]緯地用[illegible]是遂[illegible]左司
諫之命而公上疏云云今載[illegible]十月公書[illegible]朝
服以前司[illegible]又[illegible] 先王朝[illegible]
黍[illegible]

意公於上疏後不答遂朝廷時會山崗之役遂佐立既而
余適去歙院亦及盡以公之就本宗至今以爲恨焉

本朝人才

人才與世而下我朝人物 世宗朝爲上 成廟朝次
之 中廟朝又次之或問己卯人才余曰文彰非不鮮
然終無國初渾厚氣象

夢兆

夢中得未來事亦知何理乃人心本虛靈之能先
見者也余平生所夢多驗凡身所經歷處太半夢中所
見萬曆辛卯冬偶得一夢景福宮延秋門灰燼余徘徊
其下傍有一人語余曰此宮初卜地太下今若改作當

猶高近山余驚覺滿身流汗 不敢語人明年壬辰四月
車駕離宮三闕皆灰燼賊兵 遍滿八道衆謂恢復無望
余始於親識中語此夢且曰 夢中已議改作此乃恢復
之兆賊無足畏也既而賊兵果敗退 車駕還都

易占

余留安州自七月至十二月必擬處百祥樓上樓在城北
俯臨薩水通望數十里風氣惏慄曠野蕭條南望庭闈
既不知處所北望 行在有杜子危樓北辰之感自祖
軍敗還日夜望天兵不至賊尤據平壤距安州僅數息
朝夕聲言西下余在樓中或見山野中有煙氣輒疑兵
至如坐針氊一夜忽聞怪獸嗥於江中小島林木間又

鳥鳴於西北角柱拱上連三夜余惡其不祥以易筮之遇明夷九三是謂明夷之復其辭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程傳言當南伐誅作亂者但不可疾速余心稍解時十二月初也是月末大兵至安州明年正月初七日克復平壤賊悉南奔人以為席捲之勢已成不意賊更聚都城以拒王師至四月京城始復賊又留屯南海至於六七年豈所謂不可疾貞者耶獨賊首未獲占似不驗此則恐人事未盡而然也

焦氏易林

周易六十四卦以應天下之事未見其不足漢時焦贛作易林引而伸之一卦六十四變總三千八百四十卦

各有占辭亦揲蓍得之而占辭吉凶與周易異如乾六爻皆不變則當爲之乾周易卦辭乾元亨利貞而焦易則其辭不純吉他卦多類此往往吉凶相反雖未知其亦以然而亦奇中壬辰六月余隨駕在平壤閏六夫人避賊東出而道路隔絶不聞消息余以焦易擲錢占之得困之蹇其繇云僅或射御不知所定問于蓍龜孰可避之國安上無患宜利止居兵寇不作民無騷憂余喜曰神明告余慈氏其無恙矣後得音信伯氏奉大夫人或騎或負避兵加平縣朝宗寺倭兵四出其倚而賴山深不至其處卒以無患其得卦之日正在朝宗時也七月余自義州出在安州八月俞相之子大儆行過安州

見余於百祥樓上言大夫人在陽根之龍門山余又疑
慮時行橐無易林於鄰披得周易一部而來乃虔誠揲蓍
得大畜之泰爻辭云何天之衢亨程傳天在山中為大
畜而上九有道路亨通之象象亦曰何天之衢道大行
也余益疑惑以為今賊兵方充斥遠近而道路無可通
之理何得如此辭也無乃為賊所驚散如雲氣飛揚之
分離各處乎為之數日煎慮後三日有青松醫生金太
謙持兵使朴晉狀啓過余言吾家一行裏大夫人已自
楊根踰嶺到豐基余於是失喜益知易為神明之書也
○壬辰春中點聖與以 聖節使在燕京時無事不聞
有賊偶得焦氏易林筮之得訟卦其繇辭云文巧俗弊

將及大質僵屍如麻流血漂櫓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干戈乃止初不知何語李久聞倭犯本國京城不守兵禍七年乃已國內大亂倭退而唐軍至雜處內外生子知母不知其父其應驗如此

古人善於料人

古人善於料人不以一時成敗有所變易如劉先主羈旅奔走惟一徐州不能保為呂布所襲身委為虜歸命許都實失境逃竄之一匹夫而曹操以為天下英雄孔明初出祁山使馬謖為先鋒纔與張郃遇敗北而歸司馬懿猶畏蜀如虎甘受巾幗之辱而堅壁不出其善於料人如此今世之人見人一事得一事失便掀掌談論

歆以斷眞宰生其所誤矣

記　明廟御筆

壬辰之變賊入京城　車駕西巡至明年癸巳四月都城始復其年十月　車駕還都公私廬舍宮闕　廟社蕩然一空圖書典章文物舉為灰燼無餘一日余在備邊司有吏於閭閻得短屛張坐屛凡六疊各書絕句一首於其上余與諸僚傳觀之識者皆知為　明廟御筆不敢留諸外遂啓請入　內其絕句乃古人詠史詩而皆喪亂後懷古之作亦可哇也其一曰楚王辛苦戰無功國破城荒霸業空惟有青春花上露至今猶泣細腰宮其二茫茫春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

簫管絕可憐身死野人家其三吳王恃覇棄雄才貪向
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其四
楚國城池颯已空陽臺雲雨去無蹤何人更有襄王夢
寂寂巫山十二重其五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
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其六魯公城
闕已丘墟荒草無由認玉除因笑臧孫才智少東門鍾
鼓祀鶢鶋

記李相丁卯年事

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數日 聖候微不豫至是遽危
急大臣李浚慶沈通源請對引入寢內 上在牀上已
不能語李公大聲呼曰臣浚慶入來頷聞後事 上一字

對但微聞呻吟聲而已後慶泣呼不已時寢內設帷帳
王妃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
向帳中俯伏承 命而退蓋 上於乙丑秋病篤大臣
請後事 懿聖王后已下內旨於大臣已而 上疾瘳
其 教封還於內外人無知者故至是更 命之既而
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陽元注書黃大
受至前泣謂曰遂往社稷洞李宮奉阿只氏來陽元起
出大受素有膽氣趨至前告曰此大事也豈可以言語
往傳雖一二字領得 上旨而去大臣始悟曰然招承
傳色啓之如大受言於是自內書德興君第三子入承
大統可也十二字以出遂付陽元以送時 上與兄河

原君河陵君居私親河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 內
吉司僕寺內乘進輦將出大變又曰宮內有兒房數人
當擧簾諦視然後奉迎遂進輦下審視環拜而行入自
光化門步由勤政殿東庭入喪次是日晩余在城東家
距闕頗遠聞變急赴至景福宮光化門外門洞開內無
一人直入至勤政殿百官及下人皆聚庭中喧閙雜亂
無禁止者蓋倉卒之際人人失措禁衛警守之具當倍
密於他日而其疎濶如此然李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
之每哭臨自西賓廳録事兩人扶掖而出白鬚紅頰容
貌絶異於人百僚望見莫不傾想以爲此人在國事必
有所賴雖處置或疎而人不以爲非時 天使許翰林

國到嘉平館聞喪深以國事爲憂旣而問譯官洪純彦曰汝國首相何人對曰李浚慶曰其人如何曰素有重望爲國人所信許公喜曰如此汝國無憂矣到京還歸之日百官班送於慕華館前許公到李相前特下轎揖之而去其後見本國人問安否連稱好宰相云

記許魏 天使事

丁卯 天使翰林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以隆慶 皇帝登極頒詔而來六月到嘉山夕得禮曹傳關知有國喪遠接使以下號哭通事洪純彦進告於兩使魏給事卽往會上使房舍淚謂通事曰前古所未有之事適值於俺等奉使之日可謂不幸也又問曰國王有

子乎純彥對曰有世子而夭殁無他子兩使曰然則誰當主國事純彥曰玆乃國家事非賤職所當臆料兩使沉吟疑有他變即使頭目俞深先行疾馳入都問喪禮其實欲偵探事故也又為題本發送赴京然後明日遂行而在路徐徐以待深回報益詳悉從容而魏嚴正擧止有法及入京宣詔之後吊祭已禮意俱備孝皐乃還槖中蕭然清操益厲東人想望慕久而不置至今稱之曰許魏　天使前後詔使之來東者無出其右云

記　仁廟祔文昭殿事

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于景福宮東隅延春

門之內爲寢殿自西而東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以
事生之禮享焉此 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崇 德
宗而以 德宗與 睿宗爲兄弟不可並入文昭殿別
立延恩殿於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祀焉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以爲文昭
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
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廟於延恩以與 仁
廟入延恩人心憤鬱以爲李芑等有跨躋 仁廟之意
而然也己巳 明廟喪畢禮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
議定而後寢及前殿皆挾窄不容一位於是遂於後寢
東加造一間屋并前爲六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

獨前殿合祭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爲昭穆之序　仁廟與　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有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商審而無以爲計時退溪李先生在朝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而南北短若依古廟制正　太祖東向之位　太祖遷居西壁下東向二昭二穆以次而列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爲因事復古之美矣時李公浚慶爲首相不以先生之言爲然以爲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易改而屋制古今有異雖改坐向殿內終有不便於周旋者群議紛挐不決而先生亦去國矣李公旣而請仍祔　仁廟於廷恩而獨祔　明廟如乙巳諸人議於是臺諫侍從群

起而攻之余在翰院上蹟極言其非李公亦上蹟自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狹窄不能容將卓無可柰何尹曾參判柳景深立議以爲祭器形制大大以此不能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屢啓從舊不改而竣事有餘地參衆從之遂設都監柳公爲提調改鑄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盡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懼得罪竟無事

記削乙巳勳事

丁丑冬追削乙巳靖國功臣李芑尹元衡鄭順朋林百齡等勳籍祭告 宗廟頒教於四方先是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 文定王后攝政尹元衡以 文定之弟當
國用事以尹任仁宗舅與元衡等相軋成隙乘時構陷以大
逆皆誅戮一時名士被罪者甚多元衡等悉錄勳人心
痛憤幾十年矣 文定不豫言於是 恭懿王后為
上言尹任之冤請復官於是 宣兩司連章論請幾
數年不從 恭懿王大妃薨 上特允群臣之請以慰
大妃之心命下兩 大妃薨既成服命大提學金貴
榮提學朴忠元後白率知製教儒臣會于賓廳製教書既
成李公與令往左議政盧守愼第更定其中當盡己之
兩年痛 中仁之 陰盧公以中仁字之謬陛下勅華
字幾余後見韓文尚宗中層休養生息古人亦有如此

語要予呈[illegible]入[illegible]不合開國承家[illegible]小人之稱乃余
語也其說[illegible]而[illegible]佩[illegible]聲音四六用其語爲
多既得[illegible]回[illegible]撰之以爲公論云

記[illegible]補諡事

古人重諡[illegible]明宗朝以前則贈諡者多得諡近年
從寬[illegible]議議[illegible]辟主之而弘文館舉辟
往會故[illegible]在於弘文館而相[illegible]議未得齊會以此
久未與[illegible]陰[illegible]公諡號文懿乃余爲應教時所定也
近世名相如李公浚慶者功在國家與他人不同而久
未得諡余爲副提學時許筠美叔爲應教因事會館中
言及諡事許曰李相而無諡豈非欠典若吾輩存此而

不諡李公則後益難期矣今日盍議李相諡余曰擬行
當得忠肅之號衆皆曰甚當明日許猶往參常議啓既
而余與羨叔皆緣他事去館不復入至今猶未 賜諡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雜著

記壬辰以後請兵事

壬辰四月三十日 車駕西狩五月二日賊入京城 車駕次于平壤六月賊兵至大同江 車駕幸寧邊進次博川既而平壤陷報至 車駕次于義州遣使請兵中原又請內附時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七月遼東摠兵祖承訓進薄平壤適大雨乘雨攻七星門賊從城內突出鳥銃亂發史遊擊中丸即斃人馬多死承訓僅以身免遂收兵出去賊氣益驕投書我軍有群羊攻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以自詑聲言朝夕將西犯義州入

心洶洶九月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言欲探審倭情沈本浙民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差送既至順安陣中馳書倭將平行長以　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緣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入其營惟敬使家丁一人褁書黃色袱騎一馬背負而馳之由平壤普通門以入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遊擊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但率家丁三四人去倭將平行長以下平義智倭僧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餘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光如雪沈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

出而跨馬還歸倭將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問訊且言大人白刃中容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復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耶因與倭約曰吾歸報 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毋得出平壤城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戰於地界立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其後倭果歛兵不動旣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人益懼十一月惟敬至留賊中數日又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十二月 天朝發大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兵部員外郎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往遼東提督李如松

為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渡江駱尤勇力善鬪以多力故軍中號為駱千斤自言唐駱賓王後性貿貿遇我人特厚兵至安州余迎于晴川江邊軍下營於三處旗幟器械整肅如神日暮余請見李提督論軍事提督出東軒許坐余袖平壤地圖展卓子上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甚審提督傾聽皆以朱筆誌其處且云倭但恃鳥銃我用大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耶余旣退提督於扇面題詩寄余云提兵星夜到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時城中漢

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半夜忽有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副摠兵査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　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査摠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幾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徼飯報至提督挽弓鳴絃卽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明日早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於城上列竪白紅旗拒戰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

震地煙焰漲天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而登隨而復升莫有退者賊刃槊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預穿孔穴鳥銃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歸路其夜賊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天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要其歸路戒之曰兩軍沿途設伏毋當前俟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卽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康德寬往督之敬老不得已與時言軍合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

承老亦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
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乏足繭踱躄而行或匍匐
聞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
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
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家乃關白姪或言壻也年幼不能
主事軍務則在行長而淸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
智玄蘇等亡六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淸正歸路
斷絶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
次第瓦解天兵尙可徐行直至釜山浦痛飮而已俄頃
之間海氛肅淸決有幾年之餘命哉一夫不如意事關
天下良可痛惜余狀 啓請斬敬老盡余爲平安道體

察使欽差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令先告提督行詞提
督借其先但白衣從事既而六萬追賊至開城府余奉
提督之令先行催辦糧草平壤適賊亦沿途列屯之賊
皆會於京城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為之內應且憤
平壤之敗盡殺城中民庶焚燒公私廬舍殆盡余連請
提督進兵提督遷徊累日進至坡州翌日親督大兵領
兵數百先行遇賊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百餘級提督
聞之留大軍挺身獨與家丁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忽
馬蹶墜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
使數百人登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
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遶上山陳幾萬餘諸軍

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卒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收兵不惡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都元帥金命元等至帳下力爭不得時軍中馬疫數日間死者殆將萬匹是日軍還渡臨津陣于東坡明日又欲退開城府余又力爭以爲大軍一退賊氣益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余既而騎馬馳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留査大受毋承宣等軍數百守臨津余猶留東坡日遣

人請更進兵會有西邊報至言淸正將自咸鏡道踰平壤時提督已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根本不可不救遂回軍留王必迪守開城且令我國諸將皆退臨津北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去陳五不可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今若至此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忽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黙然大軍遂退不壞時擺慄在東州與倭戰勝聞賊欲悉衆報復遂移軍臨津余大驚單騎馳

去發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
可據卽令權慄與巡邊使李薲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
下又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朴名賢
等爲左翼遊鮮踰北倡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爲
右翼伏於昌陵敬陵之間谷以其兵出沒抄擊自是賊多
出則避而不戰止則隨處剿捉賊不得出城樵採馬
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秋義使禹性傳京畿水
使李蘋忠淸水使丁傑從江華以舟師從龍山漢江
以分其勢忠淸道巡察使許頊在陽城令巡邊李道以
遏南衝之勢而使京畿倡義兵各在其處從左右要截
賊路楊根郡守李沆讓守龍津既而賊因兩 王子援

書龍山舟中乞和余千鎰送其書于余余念提督在平
壤已無戰意獨聞此或欲假而卻賊遂以書示大學士
也即使親丁李慶馳報提督不數日沈惟敬自平壤入
京城入與賊賊憤平壤見欺而敗得沈必甘心無全理多
謂止者惟敬恬然不以為意其在賊中所言不聞四月
初七日提督還開城府十九日賊兵棄城南去二十日
提督大軍入京城先是余馳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
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邀南兵一萬從
江華出於漢南要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列屯尚州以
下之賊疑天兵大至必望風遁逃京城之賊歸路斷絕
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

擊節稱奇策撥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淸道義兵將
李山謙陣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羸
疲殘弱偵卒踴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
李提督遣將是後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許余呈文
提督力言講和非計機會難失提督極贊其計可行至
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然終不用數日又使遊擊周弘
謨往賊營余適在坡州視權慄陣與相值弘謨使余入
參旗牌余不肯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爲叅拜耶弘
謨强之再三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提督言狀
提督大怒欲加余以軍法明日余與元帥金命元往辨
提督斷謝曰此宋侍郎令不關吾事旣而又使遊擊戚

金錢世禎來東郊諭余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若然則爾國王何以棄京城走耶余曰還國圖存亦或一道世禎默然而去及入城余又請提督進兵追赶提督曰漢江無船可渡遂備船二十一日余親往漢江督京畿監司成泳水使李蘋等調集舟船提督使李如栢率萬餘兵出漢江軍士半渡若將渡江之狀日暮如栢稱疾而回已在漢南之軍陸續還渡余痛心而無如之何二十三日余遂病卧矣倭賊既退屯於慶尙左右道沿海自蔚山西生浦至金海熊川巨濟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不肯渡海天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於是時劉總兵綎屯大丘吳惟忠屯善山

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糧餉取諸兩湖負戴追隨踰越險阻民力盡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誘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郎古耶見關白六月賊許還兩 王子及被虜長溪君黃廷彧及其子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揚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賊嘗圍晉州不克故云然八日而城陷城中將士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焚蕩室廬牛馬鷄犬不遺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余亦病新起自京下安東將向慶州聞晉圍急欲令諸將策應晝夜南馳至星州安彥驛聞晉已陷進至高靈賊兵已到草溪距高靈三十里時都元帥金命

元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薲別將崔遠等皆走向全羅道而慶尚道無一將關朴晉率所部亦欲向全羅道宿于勸賓村夜半傳令召之旣至令留截草溪之路旣而劉綎兵自大丘移住陜川吳遊擊自鳳溪來草溪與朴晉軍合而防守由是高靈陜川以上得全賊旣陷晉州還屯熊川金海釜山聲言等待 天朝許欵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去 皇朝不信留小西飛于遼東經略宋應昌被科道官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之劉綎率軍五千弁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之軍合萬餘駐剳星州八莒之野與賊相持久我國困於饋運老弱塡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饑饉死亡殆盡

王父子相食未幾經畧移住南原又自開原還都城西
去南方民心益懼於是兵部侍郎使參將胡澤來諭我群
臣其書略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
平壤三都會奪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擄　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衆
竟遁王京遠還　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
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
上閔援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兵已不可
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亦宜
許之封貢命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犯朝鮮務
罷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飢以相食又

何待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絶封貢於倭奴
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寧可不早自爲計耶
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甘忍
恥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況爲倭奴
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
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耳非報讎
湔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
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
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其道矧還惡知無報
倭日也其言縷縷千萬其意如此胡譯在館二月朝議
不決余時病在告啓以國勢如此當詳其事情以聽

中朝處置　上遂令陳奏使許頊賫奏馳去於是兵部
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
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
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爲誓遂入沈惟敬與小西飛入倭
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方亨爲正副使往封平秀吉爲
日本國王乙未四月宗誠等至京城遂遣使促倭退渡
頃皆稱望於是倭將平行長先撤熊川營倭及巨濟場
門蘇津蒲苑以示信且云恐如平壤見欺願　天使速
入倭營畢悉知約八月副使楊方亨自兵部剳付先至
釜山而倭遂逆不即撤去更請　上使入多異之時兵部
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要於退天兵急促

李宗誠前去九月宗誠又抵倭營行長等一不同來見始
言將往報關白定奪後迎上使行長入日本數月丙申正
月始還猶不明言嚴兵沈惟敬又獨與行長先行過海
託言講迎使禮節人莫能測其與同報李宗誠旁開國
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功襲臨淮侯爵稽一方麾驕騃不經事或
言倭將誘致宗誠等拘囚實無受封意宗誠懼甚夜
半以微服盡棄璽書從輜重下節而逃詰朝倭始覺之分
道追之至梁山下得於是西生浦清正等屯又撤回十
六屯只有釜山四屯行長獨挾楊方亨過海沈惟敬又
欲要裁使臣同去時黃慎以沈惟敬接伴使在倭營朝
廷名為跟隨陪臣以應其言方亨等既至日本與關白

相見初若受封者然既而忽大怒誘以我國不遣王子來報使臣秩卑是輕己也并促沈惟敬楊方亨等同回亦無謝恩 天朝之使臣黃愼等不得傳命而回於是淸正等復率兵來屯西生浦聲言要 王子往謝始解兵盖關酋所求甚大不止於封行長與沈惟敬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不以實情聞諸 天朝及我國事竟示諸本國即遣鄭期遠等馳奏其狀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又以遼東布政使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楊元麻貴爲大將天兵再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二千兵先至住守南原八月賊將行長襲破舟師于漆川島進攻南原城陷楊元走免於是與

清正分道入寇三道更被殘破凡我國人被虜者皆取其鼻以示滅九月初賊兵長驅進至京畿畧都城震恐軍民皆散既而賊兵自稷山退去十二月楊鎬領麻貴吳惟忠陳寅等騎步兵七萬餘進攻蔚山賊堅守島山圍守十三日賊從水陸來援天兵不利而退戊戌七月楊鎬方圖再舉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鎬欺罔債事二十餘罪鎬罷去新經理萬世德代之來至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率舟師與統制使李舜臣合兵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為賊所敗死者殆萬餘既而關白病死賊諸陣皆撤還諸將無所得惟水路要截於海中奪賊船數百餘

統制使李舜臣力戰中流丸而死人皆痛惜云

記癸巳答問 天使問

癸巳四月賊謀都城南去其年十月 車駕自海州還
都公私赤立揚域惟墻壁十一月間 皇朝使行人
司行人司憲來先是 中朝憂我不振恐遂爲賊所棄
論議甚多有給事中魏學曾者上本欲處置我國至有分
割易置等語事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於是遣司憲
奉 勅宣諭且察我國事時經略宋應昌在遼東海平
君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經略門下一日應昌出視給
事題本示根壽曰朝議如此汝國將何以自謀耶與李
則吾已功保之然汝歸告汝 國王善爲謀根壽回自

遼東先狀啓其事且將宋經畧諭本國陪臣割付而來尹既詣 行宮肅拜因訪余于甲寺洞寓舍時日已曛黑余出見之尹相見無他語惟以手拊案再三呼曰此事將何以為之因高聲笑余不為動尹曰有侍郎諭朝臣割付明朝將投於朝堂一不留公等當何以處之余曰此割付不知何語然應非本國陪臣所預聞令公不合持來尹默然而去明朝余往備邊司時任大臣左相崔興源病告不出右相尹斗壽隨 世子南下獨余在而判府事沈守慶以原任在座既而尹至以割付付余余却而不視曰割付中事 恐非朝臣所處見之何為沈公亦曰然座中諸宰如兵曹判書沈忠謙等皆以為聞見

無妨余厲聲曰經略若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中所言非意料所測見之而無可處置寧不見為宜且向袁洪曰今公前言海平持劄付不辭而來近於婦人以順為正今日之論何與前日之論有異耶況向亦無語此事亦不得已還收劄付而出其日 上引見臣為尹所進魏學曾本以示之且曰予亦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余見其本多醜詆我國之語大槩以為朝鮮既不能禦倭貽中國之憂當分其國為二三視其能禦倭賊者而付之法之錯置為中國藩蔽臣覲畢啓曰此乃無理之妄說 皇朝豈為此論所撓頓 勿疑惟當益盡語之所當為者以解 中

國之憂可也旣而司 天使將至余以相臣依例往迎
於碧蹄驛都承旨沈喜壽同往時驛館灰燼獨懸空閣在
天使邀余同坐出酒以侍語頗款且曰俺入藩京將
有新舉措余疑之而不敢深問酒數巡辭出達夜馳還
四更至西城門外假寐路旁城門開詣闕具啓其語是
日午 天使到西郊 上迎于慕華館前先導以迴至
南別宮展勅勅中皆警厲自強之語而意旨甚峻略曰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治之旣有
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宣勅畢司與 上相見夜 上
還宮卽召臣入對諭之曰今之見卿只今日雖夜深欲
與卿面訣故召之耳又嘆曰卿之才學無愧古人而但

所事者予故不能有所為臣惶恐對曰臣無狀誤蒙任
使使國事至此皆臣之罪 上曰不然古人如子思在
衛而衛未免削弱孔明猶不復漢室何可以一槩成敗
論人耶其他多獎諭語因顧内侍曰取酒來内官以香
醞一沙鉢來 賜臣飮之曰以此相訣明日予將於
天使前辭位耳臣啓曰 天朝憂我國不振勑旨所云
無非勸勉策勵之意豈有他意顧 聖意無動明日之
事千萬不可如此宰乞 斟酌臣敢以死請 上默然
不答夜深臣迺出史官日記上還宮卽引見公因漢曰古云英雄淚死可惜以卿之才遇予故不得有所為云承諭曰云云上曰國事如此非卿之罪予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復漢室卿之學問才識何多讓於古人只所事者庸主耳公掩抑悲駭不能對 上顧內豎取酒以來賜公飮之曰以

此相別公寡矣聲意云云定宗爲罷明日　上幸南別宮步御門內西小
室召臣入問外事臣因啓昨夜所達額　上留意　上
不答而他語少頃　天使出座　上迺入室坐　上自
袖出御書帖送　天使館中陳疾病不堪御國請辭位
世子額　天使主張使之遂額　上親筆也司　天使
即於紅帖自書以答其大要言不佞寔奉使來此得與
國王相接今此復國雖云天兵之力亦是　王福隆
爲未受也且云王欲辭位有唐肅宗故事當奏聞以待
天朝處置憲一行、、耳何能爲力第未知王必欲辭
位者何歟頷聞之　上即以手筆答之曰無他意只以
疾病不堪理國事故如此耳司見之唯唯時余雖隨

駕而在外未及知進間事日晚 上還宮即以御帖及
司紅帖送于臣處使知之臣附啓曰此大事臣曾極陳
請停止而未蒙 允俞且不得預聞殊失大臣之道極
為惶恐云云時天將之在都城者皆已西還惟遊擊將
軍戚金在戚金者乃中原名將戚繼光猶子也性甚機
警往迎司 天使于中路與之偕還都城日夕在司所
與之論議是日夕遊擊使人邀余相見於其寓舍畫屛
左右及譯者中置一卓子卓上設二燭紙筆硯於卓北
面置椅許令余坐手取紙親書十餘條其第三條曰 國
王傳位當早他皆處置軍務事旣畢令余覩之余不覺
起立正色卽取筆不答他語但書曰第三條所示非陪

臣而忍聞大人讀書萬卷豈不聞天下古今之事小弟寅執方危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重其禍也因拱手而立竊覷目直視者良久卽取筆書其下曰是是是是遂取其紙焚燬之因呼其下人不復有語余亦歸寓時夜屆二鼓矣余欲請開啓其事時 上方以遜位之詔屢教於明朝朝臣極力懇陳其不可而猶不得止念此事上關則 上意益堅事愈難處只往見崔相興源于其家言之於明日余率百僚呈文於 天使歷陳本國遭變以後事狀比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謀以致被禍而不悔及 主上卽位以來至誠事大憂勤勵精之實累數千百言司頗信納其說是夜竊又呼余言

天使之意大同　國王可無慮惟當盡力於國事而
已又曰俺久在此已與　國王相熟且俺與　王同主
子曾於　天使處攛費周旋云余拱手謝領老爺終始
此意使小邦情意得道達於　天朝則小邦之人受老
爺之賜不淺矣臧皆應諾余亦不敢啓其事後數日司
天使與臧遊擊沈遊擊惟敬登南山蚕頭望國都謂
者聽之司言及傳位事沈曰當此危亂之際國當有長
君乃濟傳位恐非所宜司又曰　國王捨長而立幼應
是母愛而子抱也沈曰不然臨海與光海同母而母
已殁其立光海適國人之情壬辰之變京城人焚諸子
宮而獨不焚光海之宮此亦可知人心所歸也司首肯

曰然乎曰是　上連日與司相接而司禮之益恭謹一
日司呼大臣及主兵宰相余與慶林君金命元海平君
尹根壽兵曹判書李恒福同進司亦設卓子獨呼余使
坐卓子東去左右獨留通事頭目一人問頭目曰識字
否識字頭目曰不識字迺許留言亦余曰聞該國某姓
名某言誤國信乎語尚不竟余愕然亦以書答曰此適
小生同朝共事之人艱危之際各有奔走之勞不知其
他司又書曰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余畧答無語即書
曰假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　寡君豈敢告老爺司笑
書曰此則吾已知之姑舍此而他說又書曰　天朝諸
將官多擾害地方信乎孰為甚毋諱直言余曰小邦蒙

天朝拯濟之力得有今日諸將各遵約束禁戢軍士豈有擾害事乎司又書曰吾聞朝鮮人言倭賊梳子天兵篦子信乎余對曰古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小小擾害豈能盡無亦理勢之不可無者至於篦子之說千萬無是理必中間造言者為之願老爺毋信又問答數段而罷既出海平諸人問 天使所言何事余不敢盡言但曰問天兵擾害地方等事耳司留七日還去移咨本國申勑別為劄付於余有再造河山等語語多不倫余又送至碧蹄而還是時余獨在大臣之位費盡心力章得無事若其司之所以屬余者不過流聞將官妄傳殆未免失言也

書壬辰事始末示兒輩

壬辰之變國事顚覆當時大臣固無所逃其罪嘵嘵自辯秪以爲累但其當日事跡亦不得不粗陳一二使汝輩知之也當初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二人所言賊執不同余一日親見誠一問之曰君言與黃使有異萬一倭果來則如何誠一曰吾亦豈必倭之終不來耶但黃言太重似若倭踵使臣而來人情洶洶故如此言之耳余日夜憂倭兵之至凡於備邊一事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嘗與首台在政府同坐議倭變之有無余曰吾則以爲倭兵必來今國家昇平日久邊患之作不可不慮且以一事言之東海産魚近日移於西海以至

漢江亦有之此亦恐海氣遷移而然也全羅水使閔彎
井邑縣監李舜臣代之壬辰春以慶尙右兵使曹大坤
年老難策應於　筵請以李鎰代大坤使之先期下去
措置邊備以擬倉卒而主兵之官難之而不行又以兩
南制勝方略分軍失宜請復　祖宗鎭管之制使之鱗
次待變事下本道而不能行又以倭兵善用鳥銃而我
國但有勝字銃筒不可敵時倭國所獻鳥銃新到啓請
以訓鍊副正李鳳領京上番軍士使之訓習鳥銃而議
者皆以爲迂日久悠悠竟亦無效然則以倭不來而緩
於防備者實非臣之本意也但區區愚見以爲人心先
動則智勇皆竭必須先爲鎭定然後凡事可以措手且

聞南方築城或未得形勢而徒勞民力因弘文舘劄字
而有所長陳則似有之而日久之事未知所言如何也
及賊勢已深朝議當遣體察使撿勅諸將而余謬膺其
任即請以兵曹判書金應南為副使與之同坐中樞府
治行事時義州牧使金汝岉坐事繫獄以其人頗有武
略啓請解放自隨忽申砬自外來謂余及副使曰聞賊
兵已過密陽將至嶺下朝廷使李鎰獨以孤軍在前而
後無策應之將勢甚危急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賊勢
若緩則猶可在後撿勅諸將今賊已逼何不使猛將星
馳先下為鎰軍繼援耶余深然其言即答曰令公之言
甚是但武將無可去者奈何砬應聲言曰國事方急誰

不可去雖小人若令去則敢不去耶余向歎曰令公許
國之忠人不可及此大事也吾等當卽詣對陳達 上
必招令公而下問可以此意同啓卽時余與副使請對
啓達如砬所言余旣退而砬繼入遂受巡邊使之命
而出時余與副使還在中樞府軍官應募者八十人點
閱書單子將入啓砬又到余坐言其事又曰吾亦出闕
門外召募軍官良久入來頗有怒色謂在庭軍官等曰
汝輩何以投歇厭苦不應我募耶因謂余曰軍官無一
人應募者極爲過甚余謂之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吾
所募得者令公可先帶去吾行在後可更召募而行也因
以軍官單子授其前砬手持單子顧在庭軍官曰不遂

引出汝岉亦同行砬既去數日余意豈必以爲砬既去當
留待數日聞賊熟治行迺發爲宜且余看臣矣次之際料
事失宜方欲更募軍官啓行不意二十八日夕砬敗報
來洶洶罔措政院吏於昏黑中來言曰以隨 駕落點
可應從遂於明曉扈 駕而出當時事情不過如此若
使一言半句有所遷就粉飾則神明必殛之矣當時之
事不獨他人有所不知汝輩亦不知死者如申知事金
判書既無所問獨此殞命猶不殞絕以累人世若不一
言以暴當日心事則死不瞑目遺恨無窮故粗具一二
此外他事不敢盡書書亦不能盡也

附鰲城手記一條

壬辰變初賊過尙州以公爲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
報聞卽日下 敎西狩時余以都承旨在政廳聞
命入政院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出政院
進詣宣政門下以便啓事俄有 內敎命公守京城
余對中伏領謂盧君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
出城之日從行者必少若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
水之外卽 上國之疆到此應有酬酢處變之事方
今廷臣明敏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柳某一人而已今
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柳某留之不過爲
敗績之臣扈 駕必有析益之事啓請從行如何士
馨頷之諸僚應聲曰諾余卽構草示職聽寫仍以萓

緘授中使以啓 上卽允之旣 命李公陽元留守
後有 聖旨頗以公受命不行爲言豈蒼皇間
亦無能記起居注者耶可歎

記臨津浮橋事

癸巳正月天兵攻拔平壤追賊將進薄京城余以催辦
軍餉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氷泮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
造浮橋余在路中思一策到金郊驛黃海郡邑守令率
其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希愿領邑
人數百連夜先去采葛約會於臨津江口明日早朝余
馳到臨津臺下見江氷猶在而日暖凹陷水在氷上數
尺江面甚濶京畿水使李蘋長湍府使韓德遠等皆至

而束手無計余責李蘋惰慢不辦扶之呼牛峯人納葛
悉積於前衆莫測使綯為巨索其長約過江面得十五
條又於江南北岸鑿地立兩柱相對勿令動搖偃一木
置柱內如織布機樣因以巨索平鋪過江而兩端結柱
內橫木為經江面既濶索腰半沉水不能高舉皆曰此
徒費人力安得成橋余令在江邊軍人合千餘各持短
杠三四尺以一頭橫穿索內回轉數周彼此相撑起於
是索之沉於水者始起而木杠相比如柳跨江穹窿儼
然成一橋矣然後雜鋪細柳柤木蘆葦於其上加以土
唐軍見之甚喜從橋上馳馬過先輸火砲軍器悉從此
濟既而濟者益多橋索頗緩更近水大軍由淺灘以渡

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索相距不密執索緊急故縷若倍之得三十條排比如織則無患矣後偶見治平要覽齊兵攻梁主巋巋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濟軍糧云正是此法余臨時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為之一笑因記其事以為他日應猝之助云

記南原陷敗事

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總兵元入南原城既陷十人被兵死有金孝義者與同伴一人跳出城外一人又遇賊死孝義伏稻田中得脫為余道其詳楊總兵到南原修城增埤一丈許城外羊馬墻穿砲穴城門安大

砲數三坐鑿深壕塹一二丈時閑山既敗賊報甚急城
中洶洶軍民漸次逃散獨楊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
在城內摠兵撒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
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迺至所領纔數百餘光陽
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亦至八月十三日倭先
鋒百餘到城下散伏田畝間三五作隊向城上放鳥銃
頃刻而止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
在遠出游兵交戰踊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賊彈中城
上人往往倒斃既而倭到城下呼城上人與語總兵使
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
日倭環城四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

外民家稠密總兵臨賊至焚之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依
墻壁自蔽放銃砲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陣中刈
雜草及禾日中稍稍作大束積墻壁間無數城中不測
時天將陳遊擊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之軍日望
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軍士守堞者顧交頭
耳語催備馬鞍夜一更倭陣中嚣聲大起略相應和有
運物填壕狀一面衆砲向城上亂放飛丸雨集城上軍
縮頸不敢外視經一二時嚣聲止草束已填滿壕內而
又堆積土墻內外頃刻與城平衆倭蹂躪攀堞而上城
中大亂已報倭入城矣唐軍倉卒皆騎馬欲出抵門門
閉不可易開街路填塞馬足如束不能回旋城中處處

火起既而門開賊騎爭門而出城外倭兵各守街路圍匝數重奮長刀亂斫唐軍俛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我國諸將李福男金敬老李春元及南原府使任鉉總兵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愚謂楊元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為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示衆云

記鳥銃製造事

兵器有長短是謂五兵如天地之有五行闕一不可然及遠之器莫過於弓矢故易言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記言弧矢則他兵雖不言可也是知五兵之中惟弓矢為

利器而劒盾矛戟之屬莫能并焉近世又有火砲器械則其利不啻於弓矢而其聲威之壯摧堅之功致遠之力皆非弓矢所可比擬盖世變愈下戰爭愈多人心之巧機智之運爲無窮是故丘瓊山載之大學衍義補以爲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戚氏紀效新書亦以鳥銃爲神器良有以也我國之人素號善射而前世倭但以長鎗短刃寇我以弓矢制之於數十步之外而有餘至於守城危急我國所長者亦以我有弓矢之技而賊之所持皆短無與我相敵者也及壬辰之變內外靡然旬月之間都城失守八方瓦解雖由於昇平百年民不知兵而然實由於倭賊有鳥銃之利能及於數

百步外中必洞貫來如風雹而弓矢莫能與之相較故
鼂錯所謂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其謂是歟今世之
人既不知五兵相衛之義又不知火器之利勝於弓矢
每以為我國本有長技何待於他耶殊可悶嘆軍器寺
元有天地玄黃字大砲又以次漸殺至盈昃字小砲又
有金墉所製勝字大中小三樣銃又有震天雷等砲而
亂後散失殆盡自天兵攻破平壤倭賊以大砲攻城其
類有大將軍佛狼機滅虜霹靂砲子母等砲火箭百子銃皆
其利器而鳥銃則得於倭陣者為多遂令匠人依樣鑄
造因記其造法放法藏于寺中以示諸人兼幾許綴意
之際各得其力而不遂於所用云

記火砲之始

火砲不知始於何時丘濬大學衍義補以為火藥藏銅鐵中點放始於近世而至六八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是殞山以火砲之用出於　大明也然以史書觀之則火砲出於前代已久而盛於蒙古宋史載元人攻汴京有所謂鑽竹砲震天雷等具是非火砲而何哉至於攻襄陽時以大石為砲所擊無不摧碎世謂之襄陽礮而殞山以為設機發之非用火藥亦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我國龜州之戰元兵及城內皆用砲車飛石亦恐與殞山所論襄陽礮相類而今亦無傳其制甚可惜也紀效新書有六合砲其制以木六片相輳為之鬪以攢

破墻壁舟艦而未詳其制造之法癸巳甲午間唐將戚金乃戚繼光親姪自言曉解其制余請教之既成而試之炸裂不堪用欲更造而未幾戚西去未果其後又得新書子母砲之制於戰用尤關余令軍器寺主簿李自海鑄之而余自出己意增損其法與我國所用飛擊震天雷相類而尤便利議為制勝之良具國家如有意於戰守則此制不可不講又按我國本無火藥前朝末有唐商李元船到開城禮成江寄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李元教以煮焰硝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宣始於是倭犯珍島鄭地船載火砲攻之賊大敗而去地自言平生遇敵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是

時焰硝甚貴國初軍器寺只有火藥六斤後逐年加備壬辰變前軍器庫有火藥二萬七千斤及賊入京城中之民先焚軍器寺與他器械一夕煨燼癸巳　大駕還都稍稍措備有一萬餘斤及蔚山之役取用幾盡云

記關王廟

余往年赴燕都自遼東至　帝京數千里之間城大邑及閭閻衆盛處無不立廟宇以祀漢將壽亭侯關公至於人家亦私設畫像掛壁置香火其前飲食必祭凡有事必祈禱官員新赴任者齋宿謁廟甚肅虔余怪之問於人不獨北方為然在在如此遍於天下云萬曆壬辰我國為倭賊所侵國幾亡　天朝發兵救之連六七載未已

丁酉冬天將合諸營兵進攻蔚山賊壘不利戊戌正月初四日退師有遊擊將軍陳寅力戰中賊丸載還漢都調病適於所寓崇禮門外南麓剏起廟堂一坐中設神像以奉關王諸將楊鎬以下各出銀兩助其費我國亦以銀兩助之廟成 上亦往觀之余與備邊司諸僚隨 駕詣廟庭再拜其像塑土爲之面赤如重棗鳳目髯垂過腹左右塑二人持大劒侍之謂之關平周倉儼然如生自是諸將每出入參拜皆曰爲東國求神助却賊五月十三日 天將祭廟中云是關王生日若有雷風之異則神至矣是日天氣清明午後黑雲四起大風自西北來雷雨並作有頃而止衆人皆喜曰王神下臨矣既

而又於嶺南安東星州二邑建廟安東則塑石爲像星州則塑而畫之豈若靈異之跡云未幾倭又自關白平秀吉死後諸屯悉皆撤去此亦理之難測者也豈偶然耶昔苻堅入寇時謝安以旌節旗鼓禱於蔣子文廟謝玄以八萬偏師勝強秦六十萬如八公山草木風聲鶴唳說者皆以爲神助況關王以英雄剛大之氣其扶正討賊之志貫萬古如一日死而不滅安知無神應耶嗚呼烈哉京師廟前立二長竿懸兩旗一書協天大帝一書威震華夷字大如椽因風飄拂半空遠近皆仰而見之其帝號亦 皇朝所追崇云可見其尊崇之至也

中江開市

開市於鴨綠中江時饑荒日甚餓莩滿野公私蓄積蕩然賑救無策余請移咨遼東開市中江以通貿易中原亦知我國饑甚奏聞許之於是遼左米穀多流出於我國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數年之間賴此全活者不計其數蓋其時我國綿布一疋直皮穀不滿一斗而中江直米二十餘斗其用銀銅水鐵者尤得十倍之利始知古人以通商為荒政之要良有以也

揀閱軍器

上自卽位以後 聖心每惓惓於戎備年年發遣 御史于諸道揀閱軍器殆無虛歲而奉行者失其要所至

嚴奇立威郡邑騷然競治槍刃弓箭羅列于前以求能名往往多蒙擢拔而於軍民利病操練得失將帥能否地形險易未嘗一問及焉先是各邑武庫皆在於客舍之外至是守令之要譽者新造於東軒庭內正與上房相對盛加丹雘窓戶玲瓏刻畫見之如神不數年轉相效慕無不然矣聞慶縣監許鑄士人也余自京下鄉宿其縣坐慶雲樓見新造軍器亦在樓東丹彩照耀而蔽樓之東南眺望多碍無復舊時之勝余笑謂許曰君亦為此事殊非平日所望也許有愧色嗚呼軍政之修有本末緩急本之不圖而但事器械雖有堅甲利刃其誰用之然則事未至而先戒者　聖智之獨見也為其未

而失其本群臣之不善奉行也噫

記亂後事

壬辰四月三十日 車駕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曹盖以二局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內帑庫搶掠金帛焚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無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文武樓弘文館所藏書籍春秋館各朝實錄他庫所藏前朝史草承政院日記皆灰燼又焚 王子臨海君宅兵曹判書洪汝諄家皆不待賊至而為我民所焚賊既入城京師之民皆奔避未久稍稍還入坊里市肆皆滿與賊相雜販賣賊守城門令我民帶賊帖者不禁出入於是民盡受賊帖服役於賊無敢違拒亦有媚賊相暱嚮

適作惡者如有謀議殺賊者輒爲其民所告燒殺於鍾樓前及崇禮門外極其慘酷以示威髑髏白骨堆積其下賊初入城獨宮闕燒盡而公私廬舍猶完其將平秀家館於 宗廟夜間多怪倭卒之止其內者往往暴死人言此朝鮮 宗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家懼移寓小公主宅而焚 宗廟正月天兵復平壤平行長等奔還疑我民爲內應設詐一夜盡焚城內家舍殺人民殆盡存者無幾惟南山下一帶倭人所接處頗得全有吏全守者隨余在安州留其妻子城中十二月余聞提督兵出語之曰天兵蕩滅平壤則餘賊必奔還京城泄憤肆毒屠盡遺民汝須憑偵探人入京者戒汝家屬速避可

免適禁軍崔閏元以朝命往探京中過安州全守密書
遺其家屬使速出江華得免於死明年四月賊出城而
因饑餓癘疫死者又十八九盖其生民一大厄會雖人
事之失有以致之亦數也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卒有
此禍又有漢城判尹任說者建議京城外四山之樵民
多侵耕等土為小堗以限之自東小門始過崇仁門水
口門至南伐原羅列無數望之纍纍然如纍塚見者以
為非吉兆等堗未畢而遇兵亂癸巳甲午間飢死病死
者皆曳棄於城東有平安道僧數人具虆梩畚鍤收屍
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悉在城東人以為等堗之應亦可
怪也

淨土僧殺賊

淨土寺僧人殺賊事可笑時賊入據京城每日散出掠城外淨土在城西二十里賊往來既多因與寺僧相熟不疑高陽人李山輝教寺僧設策殺賊曰如此如此一日有四倭到寺寺僧欣然出迎引入堂上布席而坐之奔走作飯倭以為待之厚甚喜飯熟僧四人奉盤肅恭而進之老僧一人主席對坐勸食倭坦懷不疑食畢呼湯水時僧已熾火沸湯令極熱如火四僧以大瓢滿酌以進倭各持飯鉢仰視受水僧一時以湯水丟潑其面賊皆仆地諸僧以木推擊殺之視之目睛皆爛曳出寺外埋之時賊入村落尚有射殺者餘賊歸報必大出勦

復是日獨四賊來而俱死無免者故遂無事

莫佐里坪

余年十六七當嘉靖丁巳戊午間隨先君在義州與州人朱應房獨孫行等遊二人每言州自古有相傳謠語云莫佐里坪盡為江水所破當有白馬將軍從馬耳山來莫佐里坪乃州西城外大野城中人耕種處直接麟山堡而馬耳山與統軍亭相對漢池畧也其後鴨綠江水漸漸南移食巨野幾盡至壬辰義順館門前為渡口唐將李提督率大軍渡江其言驗甚亦怪甚矣

記異

癸卯春京江露梁有大石自水中起立於岸上他石上

又黃海道豐川海中有石沉在水底一日移立於他石上又江原道襄陽洛山寺下有二石自海中來閣於岸石上又慶尚道慶州慈仁縣有石起行數十步其起時衆皆見之曲折往復如人㨾殊可怪不知其為何變又咸鏡道海水赤濁膠粘不利行舟以水煑塩亦腥不可食自此而東至江原道通川襄陽而止凡七月又京中西江人一夜相驚多奔避山谷或有搬移東西過江者問其由以為夜中有兵馬厮殺之聲自京城而來聞者譁相驚駭疑有變如此其後人疑南關王廟神靈所為

右人心之不定類此

雜記

聞九月十七日前坡州牧使許澂因事南遊過余河上
為余言變初事辛卯許以吏文學官隨 聖節使金應
南赴京時通信使始回得倭聲息朝廷移咨禮部報變
旣入上國界所經一路見人往往指點耳語無親信意
景色異前到山海關關下人皆大罵汝國與倭同叛何
故來耶同行唐倭若洪純彥老譯解事嘉靖丁卯許閣
老國來我國純彥為隨行通事與閣老舍人俞深家熟
至是使臣憂懼與洪議使洪裁密書抵深陳本國事情
俾達於閣老密購人先送旣而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
人坐高阜以手招之唐倭與澂馳赴之乃俞深也深言
近福建等處皆奏汝國道倭欲犯順論議藉藉閣老獨

力保之以為必無此理且言朝鮮節使今且至必有報變文字如無則果可疑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彼國使臣至請鞫問者閣老云事不可知而先鞫使臣非柔遠之道以此論議少寢特待彼國報變與否而處之矣今得書閣老亦甚喜使我先報路中故來言訖恐傍人看覷疾馳不顧而去及到京呈咨文於禮部侍郎韓世能亦壬申間來使我國者也以手書諭使臣云 皇上覽本國咨甚嘉悅備葉必有恩賞臨還使臣拜辭宴於光祿寺宴罷有中官自內出以 皇帝命引一行入會極門門在皇極殿內其內有太液池別人所不敢到望見袍帶內官三三五五調馬往來意態閑雅絕似常時

所見畫圖內官出酒饌供給令醉飽蓋異數也因降勅褒諭賞白金紵絲彩段使臣賞賜亦例外加等明年壬辰徽又從使申點赴京在玉河館聞倭已犯本國 車駕西巡矣時 皇朝論議不同大槩有三其一請堅守鴨綠以觀其變其一云夷狄相攻中國不必救當守鴨綠而出勁兵渡江耀武惟兵部尚書石公星力言朝鮮不可不救且請先賜軍器火藥禦敵之具科道官上本以爲軍器火藥禁賜外國乃 高皇帝法不可違也尚書力爭曰所謂外國羈縻荒遠其成敗不關於中國者也朝鮮事同內服如使倭盤居朝鮮侵犯遼東以及山海則京師震動此迺腹心之憂豈可以常例論假使

高皇帝在今日必賜無疑於是議遂定先發二支兵護
國王又賜犒軍銀三萬兩皆石公力也澂又曰石尚
書身長八九尺容貌絕人望之有德氣眼光炯然對使
臣言本國事往往流涕其誠懇如此使此時主兵之地
無此人而異論乘之則我國之事危亦甚矣功成而身
不保惜哉因相與歎息

訓鍊都監

癸巳十月 車駕還都灰燼之餘荊棘滿城重以癘疫
飢饉死者相枕於路積屍於東大門外高與城齊一李有平安道僧數輩自募淸都下兜死屍出城外東大門外五間水口積屍與城平者數三處臭穢不可
近人相食有死者頃刻屠割血肉狼藉 上駕幸龍山

倉出倉穀散給坊民穀少民多僅得升合又減 御供
米以賑之置東西賑濟場猶不能救萬一外方尤甚處
處盜起楊州有劒賊李能水利川有玄畐多忠淸道逆亂
繼作時 命設都監鍊兵以余爲郎廳汲汲入合講發所募
米一千石爲糧日給人二升招其軍人爲一萬手乃四集尙
上趙徵以穀少不能給欲限之送汲汲入直一日合應募
者先擧試力又令起越土墻一丈許試驗其試才入一不能者
拒之人皆飢困無氣亦拾者十之一二或有在營門
外求試不得顚仆而餓死者子父謂數十人教鳥銃鎗
刃之技立哨官把總以領之分爲軍立宮官中危甞 行
幸以與庵衛民心稍有恃又以江華則楊州利川驪鎭

將合爲患滋大適黃海從軍百餘人三都監欲鍊習啓
請以邊應星爲京畿防禦使率領屯龍津自是京路
始通而盜賊稍息旣而備邊司移文令賊中自相捕告
者免罪論賞楊州賊黨聞之斬李能水李降玄夢懼而
逃又令京畿監司柳根聚民作市設市糴以備盜賊亦
使行旅得止宿其春移江原道兩湖穀種募黃海平安
牛隻散給之根至誠勞來甲午秋穀熟人死者漸稀乙
未大熟流民太半還集矣先是余上劄請措置屯粮益
募兵滿一萬於京城置五營營各隸二千每年半留城
中鍊習半出城外擇閑曠肥饒之地爲屯田輪環替代
數年之後兵食之源益厚而根本固矣 上下其議兵

曹不即擧行卒無見效識者恨之

倭知用兵

兵法有正有奇然爲將者如不知用奇而但出於正道則每擧而每敗凡兵陣分部必有中前後左右故前者當敵則左右爲兩翼而繞敵之後中與後又協力而救前爲首尾相救之勢此奇正之大法也召村察訪李蓍慶故相陽元之子壬辰隨其父多在揚州抱川之境屢見倭陣凡分軍必爲五一陣當敵後二陣張左右翼圍繞之左右兩頭遇敵則又後二陣繞出其外常使我軍在其圍中而使之目眩心怯故不戰而先自潰散到處用此術以取勝而我國之將終不悟每聚軍一處俱進

取敗此倭知用兵之法而我將則不知故也此一欵善慶在備邊司為余言又降倭一人在訓鍊都監使之試為其國陣法極簡易以見在軍人分而為三為三疊陣成行列立前一行持旗幟中行持鳥銃後行持短兵遇敵則前行持旗幟者兩邊分開而為圍抱之狀中行持鳥銃者一時俱發衝賊陣敵多為鳥銃所傷陣動而又見左右已有圍兵必遁走於是後行持槍劍者從後追擊肆其斬刈云此雖非古法而亦要術也兵無常埶惟主於勝敵而已昔武穆亦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無運用之心而惟屑屑於古法則其不為趙括者幾希矣幷記之欲以貽後日之為將者

魯認

有魯認者被虜入日本久不得返遇中原浙江人某因與相熟其人憐認心第謀脫回百計遂自日本逃至福建認頗解文識字處處聞朝鮮士子從日本逃來待之甚勤引與遊觀諸處遍適入武夷山第五曲有朱子書院院中學徒數百餘院長與日率諸生講學行禮學規甚嚴晨起擊鐘諸生分遊相揖歌關雎三章登堂聽講日晚還罷夕又相揖歌鹿鳴日以為常令認同參講席幾數月臨別諸生各為歌詩以贈之且云聞朝鮮以為中原尚陸子實不然陸學聞有尚者如此處專崇晦庵之學須以所見歸語朝鮮云其他廬山金山寺西湖棲

通所居無子縱觀過魯拜孔廟入北京發還可謂極天下之奇觀昌樂察訪安崇儉爲余言之

記古錢

甲辰六月十二日雨河漲至岸七月初六日雷雨卯易於江岸上得古錢一枚字與漫漶諦視之有崇寧通寶四字迺宋徽宗時物去今五百餘年當時萬事雲消烟滅而不意此物尚存令人摩挲有石鼓之感

倭不知兵

昔張叔夜言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此卽壬辰之勢也平秀吉獨以數千兵擾平壤半歲無援邊警不過一二百兩邊皆我人若能出奇橫截則

後路既斷而平壤之賊自退矣當時已有此意撫機不
決坐失事會可歎也已

記聞

金致由字靜而癸戊流人壬辰之亂避亂鄉谷欲禦賊爲賊
所襲發家而絶點知不免自隕死其妻申氏亦繼隕死

○金鱗經字時伯壬辰之亂亦避入谷欲避賊遇賊于路
中爲所執奮罵不屈賊怒亂刃斫之比死罵不絶口

秦氏在室未嫁壬辰之變爲賊所執力弱不能拒被汚
還家沐浴更衣呼家人語其故以諺書寫其情繫衣帶
從容自縊而死

已上皆安東人鄭景成云

忠州生員金鐵壽遇賊奮罵與妻妾子女皆不屈死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厤局

八